

寻找临水古村

□ 马明高

临水村的旅游火了。

一到节假日和周末,临水村就火爆了,满街都是人。周边县里的人,也都跑了过来,被临水村吸引住了。一溜溜街,都是卖吃吃喝喝的。拉面扯面拔面刀削面,剔尖擦尖抿尖尖馍,各种面食,想吃甚有甚。碗团凉粉麻辣粉,汤汤烧烤担担面,各种小吃,要甚有甚。还有咖啡酒吧和茶庄,还有民宿旅馆和酒店,还有唱歌跳舞和音乐,还有公主抛绣球和脱口秀,还有环球影院的极限飞跃,真的是想看甚有甚。大人拉着小孩,一家几口大大小小;少男少女,情侣结伴;一前一后,好友相随。都是自驾游来的。白天,烟火气息扑面而来。晚上,灯火辉煌歌声不断。真是好地方呀!明星来了,大腕来了,吸引得青年男女纷纷涌而上,争得合影留念;各种演唱会来了,各种比赛来了,非遗表演,面食争霸,热闹非凡,诱惑得喜爱者好事者欢奔而去,美得合不拢嘴。

临水村的人不乐意了。

坐街的,看热闹,溜腿的,锻炼身体。脸上木木的,心里凉凉的,说村里比过去红火是红火了,热闹是热闹了,可是到饭店里吃饭比过去贵了,到街上摊摊上买东西比过去贵了,来了亲戚还要到高阳镇招待吃饭。外面涌进来开车的摆摊的听见了,笑了,说谁呀?咋就许我开不许你开?村里的干部听见了,睁大眼睛,说还你等甚哩!你再不想法寻开开,赶紧拾欢,以后不好活的路还在后头哩。说得临水村的人也着急了,看热闹的不见了,溜街的很少

了。坐街的倒是还有,都是些七老八十的老汉了,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坐在丁字街口老槐树下看热闹了。那可真的就是看热闹了。

人,都是喜欢凑热闹的,哪里热闹到哪里。

周末无事,我也想到临水村看看。一进村里的大街,抬头望去,一长溜儿,通向远方,望不到头儿,满大街的,都是人。我的心里有些闷,对这些不大感兴趣。我的眼睛穿越过眼前越来越多的人,我想寻找的是临水古村。

找见了!我第一个遇见的是“柏抱槐”。树高20米,树围5米,正面看是一棵树,侧面看却是两棵树。村里的老人说,柏树长于公元445年,槐树长于1897年。这两棵古老的树木,不知道道什么,它们就相聚在一起。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它们就紧紧地抱在一起。它们就越长越大,越长越粗,越长越老。它们就将各自的生命托付给对方,你信任我,我信任你,你热爱我,我热爱你,竟然相辅相成,合二为一,越过百年千年,依然枝繁叶茂,遮天蔽日,生机盎然。柏树长得粗大粗壮,用自己宽厚结实的树干拥抱着槐树;槐树则冲天而上,以繁茂的枝叶反哺柏树一片阴凉。我被这两棵古老的树感动了。我仰头望着它们满天翠绿的枝叶。我抚摸着它们粗如巨桶似坚石的褐色树干。我想,它们真的就是护佑临水村的神啊!它们从两棵普通的树竟然活成了千年的神,时光,就是万物生长不老的意见者。

穿过人群,在丁字路口的北侧,我遇见了五道庙。庙为一进院落,山门和正殿坐北朝南,庙

貌伟严。正殿中,五道爷威坐高台,令人敬畏之。两侧是三皇殿,天皇地皇人皇。东北顶建有玉皇楼。五道庙供奉的是五道将军。五道将军是东岳大帝的属神,掌管着世人的生死与荣禄,能帮助或成全弱者实现自己的理想,是个具有正义感的冥神。所以,临水村里的人才把他放在这么显赫的地方。村里的老人说:传说正殿建于北魏太平真君五年(444年),重建于元朝至元八年(1271年),大殿内有元代的壁画。

从丁字路口沿着石板街向南走,就是过去的铺子街。铺子街里有不少前店后宅的老店铺。在人来人往的义餐厅老院外面,我又遇见了一棵老槐树。树干粗壮,两个后生也抱不住,树皮竟然长成漆黑的颜色了,枝干叉开,粗壮弯曲,枝叶茂盛,绿树成荫,可能是仅存的一棵近千年的古槐了。老人们说临水村里过去有“九槐五柏”。五柏分别位于村内的五个道场之中,现在仅存的只剩下北道场的那棵“柏抱槐”和西道场的“介子柏”了。“九槐”当然在“九槐街”,“九槐街”就是临水村的正街,或许过去比现在也热闹。

从千年古槐树一直往东走,下了石坡就是临水村的东门,出了东门回首仰望,那高大雄伟的东门口上方,刻有三个清秀典雅的大字:“楼凤门”。村里的老人们说,临水村有古三门,东门、南门和堡门。楼凤门位于临水一方,姿态伟岸,造型新颖,结构精巧,工艺高超,是典型的丁字门,即东、西和南三门。朝南的洞门上方砖雕“南屏门”。二层为神殿,朝东是“奎星君”,朝

西是“文财神”,朝南是“文昌君”。三层是魁星楼,殿内供奉着一尊魁星;南门位于临水离方,是南北通的砖拱形门,现存双层建筑结构。南面的门顶上砖雕着四个字,“南阳广庆”。南阳即方位南方,阳即阳光普照,广即多、大,庆即丰收,是村民对美好生活的寄托。门西墙建有土地堂,一过春节就贴上“土中生白玉,地里出黄金”的对联。门南对面是几乎与门洞齐高的照壁,壁上镶有琉璃彩龙,传说可以藏风聚气。大门顶上建有观音庙;堡门相传唐朝时期晋地某区遭特大洪灾,难民流落到此,受到周济帮助,才可安度时日,后来就把这座堡子叫为“慈善院”。现存堡门为二层建筑,门楼上建有小庙,内有天、地、人三官塑像,元宵节时,人们都要登楼供奉,点灯放炮,祭拜“三官”神,期盼来年五谷丰登,这一民俗延续至今。

我终于看见那高大挺拔粗壮古老的“介子柏”了。到这里的人已经很少了。我出了南门,穿过院子里那座老戏台,一眼就望见对面数十级台阶上立着一棵古柏,高有八米许,耸立苍天,树围五米多,苍黑如漆。走近一看,一树被分两瓣,犹如刀斧劈开一般,形成两大主干,人称“介子柏”。树干扭曲干裂,粗壮倾斜,仿佛古猿,直刺蓝天,枝叶层层叠叠,郁郁葱葱,十分壮观。村里的老者告诉我,这介子柏传说是公元前636年晋文公重耳栽种,旁边就是晋文公封地赐姓的“文公老爷庙”。老爷庙北侧原来建有如雷佛祖殿。站在这里,我眺望着对面金龙山上的金龙王庙和青云十八级台阶。

见我神情庄重严肃,老者捋了捋白须,对我说,临水村可真是古老的村子啊!它一须三名,先是叫“相济村”,舜帝时大禹治水,“打开灵石口,空出晋阳湖”,成为一片肥沃土地,后来人口渐多,地盘扩大,发展为“凤凰村”,到了唐朝年间,因薛仁贵下马找水,踏石现清泉,又改为“临水村”。在旧村东落舵湾东西扬鱼河北岸有“临水遗址”,是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的遗存,年代老久老久了,那东西厚实呢!

我无语伫立,久久没有回应。

深冬的吕梁,寒气是带着棱角的。它从千沟万壑间腾起,漫过纪念馆灰色的屋顶,在窗玻璃上开出细密的冰花。我正对着电脑奋笔疾书,年末总有写不完的材料和总结。

门就在这时被推开了。任小琴站在门口,脸颊冻得微红,发梢还沾着室外的清冽。她怀里紧抱着一本新书,“出版了”,她的声音里有种完成任务后压力释放的轻快,“送你一本。”

书递到我手里,沉甸甸的。封面简洁有力,“追寻”二字鲜红热烈,背景图是一位远去的行者,身后一串清晰的脚印在延伸。

这是我们第二次见面。上一次还是在春天文友的新书座谈会上,她腼腆又神秘的提到自己正在收集资料,准备创作一本关于红色文化的新书,还在酝酿当中。收到赠书,我既欣喜于她在这信息纷繁的时代,仍愿意将目光,如此郑重地投向晋绥这片曾被烽火淬炼过的山河。这份书写,于我而言,是一份关于记忆的郑重嘱托,也是一次“互为师学”的精神契约。

作为一个每天都与这段历史“面对面”的纪念馆从业人员,我的职责就是让文物开口说话,让历史可感可知。然而我也时常心怀“隐忧”:怕时光的流沙终会掩埋所有细节,怕宏大的叙事会吞噬细做个体,担心我们的缅怀,会沦为一种寂静的仪式。

所以,当我读到《追寻》,看到小琴的笔跟随“三剑客”的背影,走向荒野,深入村庄时,我的第一感受是:慰藉。我们作为历史的守护者,站在历史的“下游”努力打捞和阐释;而书中的“三剑客”,则溯流而上,去探寻那些即将干涸的“源头”。这一“守”一“寻”,在抵抗遗忘的漫长征途上,成为了最坚实的盟友。所以,《追寻》不是简单的记录,而是一次跨越职业与代际,充满力量的“握手”,是对“为往圣继绝学”这句古训,最温存的当代诠释。

《追寻》的价值,不仅在于它记录的足迹,更在于它揭示的“温度”。小琴以女性之笔,写尽了他们的艰难与执着;她写“三剑客”的风尘仆仆,不仅写他们“跋涉星辰”的豪情,更写他们奔波在山野间饥肠辘辘,摘果充饥的狼狈;不仅写他们“叩问大地”的执着,也写大地给予他们的考验,天寒地冻时破冰前行的坚韧。这其中有多年的苦寻未果的怅然失望,也有几经辗转柳暗花明的激动;有王波主任在术后用颤抖的手坚持修改讲稿的坚韧、感动,也有寻得跳崖烈士殉国处时,直呼“天神相助”的慨叹,更有36度酷暑天气里,翻山越岭找不到水喝的艰辛。尤其是书中对收迁安葬无名英烈遗骸过程的真实记述,那些故事我虽非首次听闻,但当其中的悲怆、感动、遗憾与安慰被文字再度唤醒,被郑重镌刻于纸页时,仍在我内心激起比以往更深沉的回响。正是这些粗粝的细节,让“追寻”这件事,褪去了所有浪漫的想法,显露出它最本真面貌,让我们触摸到了晋绥烽火中“血性与风骨”最真实的质地——它不全是激昂的口号,很多时候,就是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泥泞里,就是面对老人口述历史时,生怕听漏一个字的屏住呼吸的那份虔诚。

古人说:“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小琴的书写正是回应我们这个时代对记忆的渴求,对根脉的追寻。她不做历史的审判官,也不做空洞的礼赞者;而以新闻人的求真和“我口写我心”的共情,选择做一个“在场的同行者”。于是,我们读到了他们鞋底的尘土,面对无名墓碑时喉头的滞重,偶获一丝线索时眼底迸发的光芒……这些感受都在她的书页间“静静苏醒”。于是,阅读的过程,变成了一场“精神的同频,使命的共振”。她以笔为桥,将作者、寻访者、守护者与长眠于地下的英烈,瞬间接通。让我们在相同的情感频率上,感受到了彼此心跳的共鸣。

“青山元不动,白云自自来”。历史的长河中那些由血与火铸就的精神“青山”,巍然屹立。而小琴和“三剑客”这样的“白云”,则以执着的来去,给静默的“青山”重新注入呼吸,为过往绘出轨迹。《追寻》正是在完成这样一件事:它为静默者开口,为消散者凝眸,为一段宏大的历史,重新找回它由无数个个体心跳组成的澎湃律律。

从这个意义上说,小琴以慧心传史,以墨香证道的实践,为我们这代人承接文化薪火,提供了一个生动而有力的注脚。她的书写,不仅是在记录一段追寻,更是在践行一种传承,她让我们看到,传承,不仅在于守护什么,更在于我们以何种姿态主动走向历史。“为记录者记录,为追寻者追寻”——我想,这或许就是我们这代人的文化使命。将那些在田野、在民间、在历史褶皱深处“打捞”历史的人与事,郑重的交付给记忆的河流。

因此,《追寻》不只是一本书,更是一座历史的“回音壁”。它让我们在向历史深处呼唤时,听见清晰、温暖而丰沛的回响,它也是一盏灯,既照亮未被讲述的角落,也映照出所有守灯人与追光者的身影。当“守”与“寻”如此交响,历史才能真正告别沉默,在未来岁月里,持续发出照亮人心的光芒。

这或许就是《追寻》给予我的最终启示:在吕梁这片血沃的土地上,过去与永恒,正通过这样一种笨拙而高贵的方式,完成着永恒的对话与接力。薪火相传,其光不灭。墨迹渗透黄土,长出新的年轮;脚步声落入山谷,荡成永不消散的回音。

因为历史,因这样的追寻而常青;未来,因这样的守护而有根。

守山者与追光人

——当《追寻》叩响历史的回音壁

□ 康彦红

光与影

□ 王瑞兵

锯齿的影子

那是一条河
散发着一种幽香
这种香
我曾听到它
从冬季走到夏季
谁也不会察觉
它上面绣有我送的鲜花
那是一条河
散发着一种幽香
缠绕在我记忆里
像锯齿的影子
把我的听力撕扯成碎片

影子

我的影子
落在我亲手控制的泥里
凹凸不平
它浓重的黑色
强烈挤压着我需要的形象
可我却无法使它
自在地消失于泥坯之外

浴室

浴室的门
在阴天的狭光里
沉睡

白色的浴缸

晃动着蓝光的水
喘息
在潮湿的空气里

刻刀

这是雕刻教室
从桌面会传来一种声音
就像林子鸟的叫声

有鸣歌声

有啄击声
也是此起彼伏
似乎在相互应和

大家手握的是一种刻刀

钢制的刀
带着木头手柄

它的作用是剖析一种美

但也能伤人

今早出门时,天刚蒙蒙亮,你已经在厨房忙活了。餐桌上的粥还冒着热气,旁边静静地躺着你写了半页的备课笔记——常用的中性笔还夹在页缝里,想必是怕耽误做早餐,写着写着就临时搁下的。这时女儿从房间出来,顺手把你摊在餐桌上的教案本收起来,轻声劝你“妈,今天教师节,别太拼”,看着你们俩的模样,我心里忽然涌起好多话,想好好跟你说说。

从1991年在方山一建初见,你穿上上衣、蓝裤子,戴副眼镜笑起来眼睛水灵的样子,到1993年咱们牵手走进婚姻,再到如今携手走过32个春秋,日子像北川川河的流水,慢悠悠却刻满了印记。我还记得当年骑着那辆破旧的白山牌自行车,揣着你爱吃的糖和瓜子,赶去后东坪学校看你;记得1992年为了给你买张时髦的音乐贺卡当生日礼物,跑遍方山县城都没找到,又坐班车去离石,返程时在南村一带差点出意外,还好有惊无险;更记得那时候下班路上,总找各种理



三川河

怀揣浪漫 奔赴美好

□ 黄宝星

浪漫是花,浪漫是光,浪漫是希望。

人生只要怀揣一颗浪漫之心,处处都是诗意,都是真情,都是温暖,更是美好和旖旎。

一个初冬的早晨,我走出家门出去溜达。金黄的太阳已经升起,可是依然感到一股寒意。

出院门向右拐,小胡同尽头的一池艳丽夺目的木荷蒿已经等我好久了。走近仔细端详:花心,小巧而精致,仿佛纯洁的宝石闪烁着迷人的光芒;花瓣,层层叠叠,宛如少女的裙子;花朵,散发着淡淡的芬芳,静静绽放,宛如一个个小太阳,又如一盘盘向日葵,还似一位位雍容华贵的妇人。在这万物枯荣的季节,木荷蒿的美丽与坚韧,让我肃然起敬;恰似一股暖流涌入心田,让我倍感温暖。我不禁吟咏:

花开似菊淡淡香,红粉黄绿花色妍。

不与百花争高下,静站一隅孤自赏。

沿着羊肠小路西行,忽然眼前一亮,枯枝败叶之中几株飞廉草鹤立鸡群,引人注目。它的茎分为三枝,整个植株布满尖尖的小刺,一团肉嘟嘟的绿刺托举着紫褐色刺头花,格外绚烂。

继续前行,小溪对岸高高的土堆上,几株芳香万

寿菊开得正艳。我急忙跨过小溪,爬上土堆,只见黄黄的花蕊,火红的八片桃花瓣,紧紧团结,娇嫩绽放,充满了活力。

信步游逛心旷神怡。不知不觉来到公园,西北角的一片树林向我频频招手。我大步走过去。左边高高的黄栌树,卵圆形的叶子红红的。一半挂在树上,一半铺在树下,十分壮观。记得她的花语是,坚韧不拔,健康快乐,真情永驻。我一会会儿和黄栌紧紧拥抱,一会会儿静静地躺在树下,一会会儿又肆意抛洒着落叶。“咔嚓”,“咔嚓”,“咔嚓”留下了美的瞬间。右边是白杜树,倒圆锥形四裂裂的粉果果,一簇一簇,可爱极了;卵圆形的叶子,绿里透红。它的花语是平平淡淡总是真。在这里,我随意摆拍,心中一直美滋滋的。前边黄黄的白榆树,迫不及待向我挤眉弄眼。我赶紧走过去,给了她几个飞吻。白榆的花语是,富裕,富贵。此时此刻,站在树下的我似乎华丽转身变成了一位骄傲的贵妇人。

突然一群孩子的欢声笑语,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循声而去,哇塞,简直来到艺术展厅童话王国。孩子们用树枝、树叶玩出了花样,玩出了名堂。我惊叹不已。“孩子们,你们的作品太有创意了,能给阿姨讲一讲你

致妻子

□ 肖继旺

学生的温柔。

去年你评副高级职称时,我才算真正近距离摸透了你这工作的“重量”。多少个晚上,你对着电脑整理教学成果到眼酸,翻箱倒柜找多年前的获奖证书时,额头都渗着汗,嘴里还不停念叨“这个教案得补个说明,学生成绩分析要再细化”。看着你揉着肩膀说“有点没底”,我攥着你的手跟你说:“你教了这么多年书,手里的成绩,学生的口碑就是最好的底气,我陪着你一起弄,肯定能成。”后来你拿着副高通过的通知书时,眼里亮闪闪的,像当年收到我送的音乐贺卡一样开心——那光里藏着你们几十年扎根讲台的踏实,也藏着咱们一起扛事儿的暖,比任何荣誉都让我动容。

由送你回家,等你平安进门,我独自走在班庄村的路上,唱着《圪梁梁》给自己壮胆——那时候的甜,没有轰轰烈烈,却踏实得让人心里发暖。

这32年里,我最清楚你为“教师”这两个字付出了多少。从1986年走上讲台,你调动5次却始终没离开过乡村学校,在明德小学那最忙的十年里,更是把时间几乎都给了学生。你迎着晨风去学校,踏着夜色回家,把“慈母般的关爱”全给了班上的孩子——哪个学生感冒了,哪个情绪不对了,哪个成绩下滑了,你都记在心里,可对咱们自己的孩子,却总免不了亏欠。我嘴上偶尔会抱怨你“不顾家”,但心里比谁都明白,你是把对咱们俩孩子的牵挂,悄悄化成了对

们的构思吗?”孩子们争先恐后向我介绍他们的作品。“阿姨,我是松果为身体,树枝为四肢,树叶当翅膀,桃核当脑袋,头上描两根圈为眼睛,画个弧线成嘴巴,头顶再插两根短树枝。呵呵,这就是我的杰作——蜜蜂。”我用五颜六色的颜料给这些松果都穿上了花衣服,放在小盒子里。一盒鲜花出炉了!“我做的是蜗牛。我把几片银杏叶一片挨一片摆开,第一片为头,上面画上眼睛、嘴巴,第二片是脖颈,第三、四、五片为身子,再把七八片叶子卷成花形当尾巴,六根短茎为脚。一只蜗牛就这样诞生了!不错吧!”“阿姨,我做的是串烧。先找了一根树枝,然后把被我选中的五颜六色的十几片树叶串起来,就大功告成了。”……

我一边听着孩子们童言稚趣的讲述,一边细细地观赏着这些作品,心情无比激动。这可绝不是工厂机器流水线上的复制品,而是孩子们用一颗纯洁美好的童心,一双巧巧手创作的精美作品啊,更是我今天看到的最美的风景!

“一时一景一心境,一花一景一世界”。七分现实叠加上三分浪漫,就能把平淡的生活,勾兑成芬芳的美酒。愿我们都有一颗浪漫之心,奔向咱们美好的未来!

你凭着自己的坚持,当选方山县政协委员、圪洞镇人大代表,拿下“优秀教师”“模范教师”“吕梁市教学能手”等荣誉,如今又评上副高。我看着,既为你骄傲,又忍不住心疼。骄傲的是,我的妻子把“做高尚的人,培养更多高尚的人”的信念,化成了讲台前的每一堂课、家里的每一顿饭;心疼的是,你总把“选择教育就是选择奉献”挂在嘴边,却把疲惫藏在备课到深夜的灯光里,藏在念叨学生的牵挂里。

其实我心里最清楚,你不仅是学生眼里的好老师、孩子们的好妈妈,更是我这辈子最该握紧的人。32年风风雨雨,你用温柔撑起家里的烟火,用坚守点亮学生的路,也用爱把咱们的日子捂得暖暖的教师节,没有特别华丽的话,只想跟你说:教师节快乐,我的老婆。往后余生,让我多帮你搭把手,咱们一起把小日子过得更甜,把往后的每一天都过成咱们喜欢的模样。